

儼塾集

二

番外書冊

			二六二	和
		一〇五	三一號	書
	一三架			門
一〇册				類

庫	文	閣	內	
三〇五		二六二		和
函		三一號		書
二三架	一〇册			類

內閣文庫	
番號	和 26231
冊數	10 ( 2 )
函號	205 229

詩集文集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Kodak Gray Scale



© Kodak, 2007 TM: Kodak



儼塾集卷之二

論二

治亂論

此論至好學論並少年時作

淺草文庫

竊以殷承夏周繼殷秦變之漢又興之而魏晉之相  
 興廢亦皆如前其殘害族滅者棄仁政不行也勃然  
 以盛者法天命克欽也易謂小人而乘君子器盜思  
 奪之如彼秦皇隋帝有并吞八荒之勢肆意極慾令  
 百姓怨望雖位萬乘論其志則不如匹夫之義操一  
 旦土崩瓦解遺萬世不德之嘲矣夫福善禍淫眾人  
 所知豈待博考為之說哉今夫論良知性命之實理  
 則如有容之至不遂其道不改其行察然似有智忘

其正罔念與拒諫矜已殺賢剗忠者同其歸哀哉彼  
真桀殷受暴躁忿厲貪婪剛烈譬猶草有鈎吻獸有  
傲狼矣賢人君子之不遇時譬猶日月或陰晦矣窮  
厄之士不深於此憾一朝之不遇尤天厭世何其愚  
哉夫於易也陽爲治爲正爲君子陰爲亂爲狂爲小  
人欲治耶欲亂耶吾欲治者也天下之人無賢不肖  
不厭亂欲治者未之有矣曷爲處佚豫遺憂勤知朝  
有樂不知夕有悲乎周公之制無逸武公之作懿戒  
皆知天畏命也嗚呼誠明德善之理古今一揆悖逆  
詐僞之心物我萬殊聖人通古今於一息顯然無匿

春秋撥亂治世之法可誠可恐

損益論

天地之道損則有益益則有損損益對待如陰陽晝  
夜若論君子之損益勝私室慾貴義輕財則物欲之  
累損天理之德益是抑志小心自謙自損故智德之  
益到於此矣爲富不仁爲仁不富伯夷延陵求仁得  
仁二疏之家無遺金孔明之廩無餘粟所謂君子憂  
道不憂貧是已若夫登壟斷而趨利計星日以較量  
徒知益財不知損德者小人也素吝嗇者則曰我能  
慕晏子之一裘素貨殖者則曰我能慣倚頓之五特

行私遂非。德性日損矣。河東柳子聞人遭失火致書  
賀之。崔玄暉母以兒孫富貴為惡消息。此喜人之所  
惡。憂人之所貴。欲渠全其德也。故句踐窮而後興。夫  
差盛而後亡。朱買臣初貧而遂榮。石季倫太富而忽  
僵。夫孤臣孽子。成困心衡志之德。疾疾之人。存德慧  
術智之美。所謂文王囚羑里。演周易。仲尼厄陳蔡。作  
春秋。左丘失明。有國語。屈原放逐。著離騷。此皆有所  
鬱結。其道亨通也。古之君子。遠利執仁。正言直行。不  
枉道阿俗。是知命不妄動者也。今書生或曰。砥道不  
可行。與世浮沈。豈可哉。克治之功未遂。其言如此。損

已未盡。故益未至。損益之相須如此。庶幾小人之道  
消。君子之道長矣。

好學論上

夫學何為也。欲到聖人也。如何到得。曰。求聖人之心  
如何耳。或問。濂溪聖可學乎。濂溪曰。可有要乎。曰。一  
為要。一者無欲也。無欲則靜。虛動直。靜虛則明。明則  
通。動直則公。公則溥。明通公溥。其庶矣乎。善哉言也。  
此是學聖人之切要。而非如世俗驚於空文。巧於雕  
蟲。有所可觀。而實無益矣。然而浩浩大道。無所容手。  
唯守一而行。到處純粹。夫人所以不能見道者。因有

外誘之私。無內守之主。爲物所役。汲汲多欲。也是故  
學道者。先須正己。以待物。喜怒在彼。不在我。孝弟忠  
信。彞倫行事。應事接物。百端成務。皆起於一本。不迷  
於多途。其自反也。如射者之求於躬。其治本也。如工  
人之正規矩。如是則可逮聖門。又能可外堂入室。乃  
所謂古之學者爲己者。如斯而已矣。在孔門則顏子  
之好學。不遷怒。不復過。克己復禮。其心三月不違仁。  
嗚呼。純乎哉。如諸弟子。或日一至焉。或月一至焉。雖  
造其域。蓋未能久也。今人終身讀書。一朝不至者。有  
之。可慙之甚也。古法人生十五而入大學。四十而仕。

中間有二十五年之學。故能積累其功。後世少而趨  
利祿。不遂功業。尤爲可惜。若夫通大義。則先覺之所  
尚。不必以年數爲限量也。何謂通大義。曰。凡天地萬  
物。飛走草木。宇宙諸事。皆無不具此理。苟正心而觀  
之。無處而不學。當知一行一住一語一默。皆是道體  
一貫。性靜情動。共是天地之心。生來死歸。總是聚散  
之道。至此何思何疑。何憂何畏。彼有榮辱。有吉凶者。  
皆運化之所然。而修身可以俟命爾。故禹稷之治天  
下。顏閔之居陋巷。若使易地所爲。皆同盛衰之命。譬  
猶寒暑往來。晝夜更互。盈虛消長。無少間斷矣。唯一

元神不變不易。何謂元神。曰天地之根是也。又名造物。只道而已。甄陶萬物。各正性命。聖人則之。泛應曲當。德施乃普。愚者喪之。行險致危。動而有悔。故知始知終。能一能萬者。其唯聖人乎。夫所謂易道之太極。無思無為。人心之喜怒哀樂未發之中者。是言道之靜虛也。感而遂通天下之故。發而中節者。是言道之動直也。學者存心於此。有通大義。則庶乎其不差矣。

好學論下

世人知學之有益。可習焉。未知學之有大功。可專好焉。是故信之也。淺勉之也。懦如夫揖讓會同之

禮制。命告戒之文。懲惡勸善之教。懷近服遠之化。自非效先王之遺經。何以得處宜乎。至如有水旱疾疫之變。悖逆擾亂之難。亦非守先王之遺法。何以得其安乎。故國家間暇。則講文習武。整治政務。災異屢興。則修德正行。燮理陰陽。好古愛禮。故富而不驕。安分樂命。故貧而無諂。上下相和。同心同德。遂致太平之業者。非學之功耶。非道之用耶。孔子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大哉學之為教也。上師聖人。下友羣賢。在朝稱達。在野稱業。名聞四方。德傳萬代。豈其可不好耶。衆人蚩蚩。

但娛朝露之榮。忽永久之策。不知好學。古人譬之  
以馬牛而襟裾。不亦宜乎。夫學熄則政弊。政弊則  
民心不服。如此則兵禍忽然而起。於是制器械務  
權奇。以攻伐爲尚。何其晚乎。不若平亂於未亂。治  
病於未病。請試舉古論之。昔者漢高皇帝不好儒  
生。大中大夫陸賈時前說詩書。帝罵之曰。朕馬上  
得天下。安事詩書。賈曰。陛下以馬上得之。寧以馬  
上治之乎。文武並用。長久之術也。使秦行仁義法  
先聖。陛下安得有之。帝曰善。命賈著書。高帝納諫  
從善。如是漢業之興。其厚矣乎。唐太宗曰。朕所好

者在堯舜之道。周孔之教。以爲如鳥有翼。如魚依  
水。失之必亡。不可暫無耳。自古侯王能自保全者  
甚少。皆由生長富貴。好尚驕逸。多不解親君子。遠  
小人。故爾。朕所有子弟。欲使見前言往行。以爲規  
範。因命侍中魏徵。作諸侯王善惡錄。以賜諸王。太  
宗好學如是。宜乎唐祚之盛也。宋之初。有仙士陳  
希夷者。時宰相宋琪問之曰。先生玄默之道。可以  
教人乎。對曰。我不知黃白之事。非有方術可傳。假  
令白日冲天。亦何益於世教。聖上博達今古。深究  
治亂。真有道仁明之主。君臣同德。致治之時。勤行

修煉無以加此。其等稱善，以其語曰：於朝庭上益重之。昔者宋文帝問剡賓國三藏求那跋摩曰：朕欲齋戒不殺，未獲於志。對曰：帝王匹夫所修各異。帝王以四海爲家，兆民爲子。出一嘉言，士民咸說。布一善政，人神以和。則風雨應時，百穀滋茂。如此持齋，德亦大矣。文帝大歎服。後世綱紀廢弛，道流多途。學者失據，或支離繁多之蔽，蠹乎心簡。傲省略之癖，殃乎行。權變法術，惑乎世異。教偏學害，乎政衆說紛紛。真偽孰辨，安小成者泥小道。喜大言者馳虛遠。民有能吾道也鮮矣。彼真勇大丈夫排

斥千歲之煩擾，直上堯舜高堂，速入孔孟之祕。與以道爲家，以義爲座。藐藐乎逍遙于天地之間者，是由靜得此智也。一介之士，立志當如此。而博施濟衆，聖之功用。推己及物，仁之要道。若欲行之，無善於學校之教。先賢詳言之，讀其文可知焉。夫蒙古者，極北之夷狄也。被髮左衽，芟舍廬帳，比於諸夷。雖爲偏鄙，其主鐵木真起於部落，深沈大略。用兵如神。國稱大元，其後英雄之主相繼而作。太崇儒學，襲封孔子遠孫，修整孔子廟庭，建太極書院及翰林國史院，講明典籍，享祀宋儒。而其臣耽



律楚材史天澤許衡之徒皆精理學深知治世安  
民之計禁奢縱輕賦稅養士民舉有才東滅女真  
西取西域南并大宋夫北狄猶好之功一至於此  
況我大日本

學

天孫降臨之靈域

神皇創造之大洲爾來

聖聖相承百十三世非羶腥種類同日可語祇今海  
內鎮靜國中富庶好學之士勉旃無怠聖人之心  
可至矣聖人之道可行矣

孝論

夫孝百行之本教化之源莫斯大焉莫斯崇焉若夫  
事君者能致其身承順匡救克艱厥臣則人稱其忠  
若不如是辱逮其親可謂忠乎然則忠出於孝也明  
矣交朋友者善以道之仁以輔之敬而無失則人稱  
其信若不如是惡言及親可謂信乎然則信出於孝  
也明矣至若愛衆濟物和平州土嚴正家道教育子  
弟戰陣有勇會計能中皆歸于孝然則仁禮義智本  
於孝可知矣苟一言一行恐其違孝戒謹危懼豈有  
行而不合道理哉率迪而進優入聖域亦可希焉且  
夫雖名行驚世智術著時誰知其志之要霸耶存玉

耶。此非蓋棺後難信也。唯至于孝。決知其不欺。詐自古未聞。以孝感世。亂俗者。是知孝。篡賊所憚。姦詐所避。何者。以其不可欺也。故千萬之軍。可奪。而曾子之勇。不可犯。軟血之盟。可渝。而子路之信。不可疑。以發於孝也。聖人說孝。稱其至德。要道。自天子以至庶人。無不由孝。嗚呼。一言以興邦者。其孝之謂歟。孝之義至哉。

### 醫在務本論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未聞器不利而善事者也。觀世業醫者。多不務其本者。宜哉。不如古也。何謂務

本。曰。學而達其道。何謂學。曰。勤之有術。何謂術。曰。積累有序。研究自求。引而不發。待時而行耳。夫醫者。初學。素樞難經。二年。通其大義。藏府經脈之微。運氣之變。病邪之因。鍼灸之法。盡于此焉。次學。本草二年。藥性氣味。補瀉溫涼。盡于此焉。次讀。張長沙及劉張李朱之書。二年。傷寒內傷雜病諸科。盡于此焉。而更互續釋。融會貫通。醫之大本。可知矣。次同友相會。表出古人醫案。切於今病者。各書一紙。互問。此證名狀奈何。此病治方奈何。默計熟察。而詳對之。考其辨證處治。與古人合否。以自求其所。不至日鍊月鍛。如是

一年而後初可臨病家。屢經效驗而率得療術之蘊。路而後從來所講習所積思。自然奮發。泛應曲當。探賾鉤深。辨疑解紛。無所治而不適中。藟藟乎踰越。庸醫之羣。譬如材木有餘。大廈乃成。輻重足而三軍易發。其學未熟。慎莫喜施藥求功效。假令偶中。君子之所恥也。不自修而治人。不播種而求稼。是謂其本亂而末治者否矣。易曰。公用射隼於高墉之上。獲之无不利。聖人曰。隼者禽也。弓矢者器也。射之者人也。君子藏器於身。待而動。何不利之有。後世奔競之徒。今日見一二卷方書。明日稱醫。施藥不為。渠見誤者幸。

而已。且夫將大有為者。必伸於久屈之中。發於持滿之末。如良將之用兵。多類于是。王翦攻荊。堅壁而不肯戰。荆兵數挑。終不出。日休士。撫循之久。而一舉大破之。今學醫者。厚積十年。可以稱醫矣。蒸氣質之性有利鈍。故成器有遲速。利者不得十年。鈍者或倍之。是故成器先後存乎性。廣濟衆病存乎精。為天下所重存乎命。醫豈易道哉。

### 難產論

夫交感化生。其理無難。觀胎卵濕化之生。契造物氤氳之妙。人之胎生。豈獨有私乎。若山野貧賤。自全大

真胎產無累。至高貴人受胎數月。宗族環之。左右持之。醫師診之。巫覡禳之。遂俾妊婦恐懼。或亂臨產。一鄉馳集。問候安否。催生方術。不可舉數。而有難者。以有所私也。好生惡死。貪得嫌喪。欲獨安於萬物之生者。非私而何。非惑而何。或曰。高貴之家。焉得效山野貧賤。答曰。事異常者。亦屬私也。所謂常者。貴賤從宜。各適其中。不懼不惑。如此而已。夫懼生惑。惑生百過。智者知道理之所在。近取譬於山野。俾夫產婦不懼宗族左右。不過是以安寧無殃。易曰。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易簡之善配至德。產生之道豈不易簡乎。觀

山野貧賤及鳥獸魚鼈。其產無難。可知矣。唯高貴人於產有難。不可不論。

### 養生論

仲尼曰。人之生也。直罔之生也。幸而免。懿哉。言也。養生之要。莫大於此。觀夫飛禽走獸。雖受氣有偏。而以直養生。猶愈於人。渴而飲。飢而食。飽而走。倦而止。從自然之性。無勉強之累。若其不遇害者。歷百歲不灰。唯人也不然。不渴而飲。不飢而食。飽而不動。倦而勉強。牽於外誘。不終天年。豈不痛歎哉。此言也。莊周野馬之喻。盡矣。養生之徒。宜併鑑焉。

人參能活人又殺人論

孔子曰中庸之爲德也其至矣乎。民鮮久矣。苟有所偏倚則非中庸也。非中庸不能盡物之性也。夫人參之爲性大益元氣補不足而不能治有餘之實病百藥各有能有毒醫家使之適其病而已。若偏愛其能不問其毒所謂反于中庸也。故好而知其惡惡而知其美者聖賢之教也。或曰人參備天之元德有起死回生之功。古今風氣自異。近世相應之藥。而今子謂活人者可也。謂殺人者不亦已甚乎。答曰水火木金土所以生人也。過而觸之則害矣。五穀所以養人也。

濫食之則傷矣。菓蔬肉物皆然。過則損生命矣。素問云陰之所生本在五味。陰之五宮傷在五味。此之謂也。又云堅者削之。客者除之。勞者溫之。結者散之。燥者濡之。急者緩之。散者收之。損者益之。逆者正之。治從者反治。古今醫家莫不由此道矣。但後學不知病有真假。假熱真虛。假實之證。攻擊太過。遂致危篤。於是薛已之徒補其本益其源。有得奇效。後學讀其書不達其術。誤投補劑於真熱真實之人。其病增劇。噫可大息焉。今有胃熱齒痛肝火眼腫者。試補之則病不已。可知焉。或人服人參數斤。取効。或多服發狂。或久

服療病或恒喫嘔血是余所親見也故謂人參能活  
入又殺人亦宜乎且夫六經者先主之大典而天  
下之至寶也王安石誤解之禍亂大臻非六經之罪  
矣藥亦然用之無誤為天下之至寶亦宜乎

十三將評論並序

本朝上世中古名將相繼而起至源賴朝始為總  
追捕使霸業大振非彼前代武將之比今舉自賴  
朝至豐臣秀吉功名顯著者十三家略論長短謹  
奉備世子之觀覽若夫東照神君盛德大業  
非諸將之比今天下親蒙其化記錄明載其功故

閣之不并論又若毛利元就北條氏康其餘名將  
大家偉行善績垂于竹帛者不遑枚舉伏願觸類  
推之其善惡長短易見者乎又聞君愚主信讒拒  
諫好色惡賢殞命敗家者亦不為少伏願聞之者  
老鑑之書策有所恐懼修省者邦家之福不亦大  
乎臣尚謙不勝屏營之至都冀昭覽

○源賴朝有大將之才量為武家之基本久在艱難  
達于事情所以有功雖然猜忌殺其庶弟治世之  
後頗多殘忍宜乎子孫不永

○賴朝之子賴家其弟實朝相繼安逸不嘗艱難賴

家愛蹴鞠實朝好和歌共闇于政專無納忠諫遂見弒而政歸北條

○賴朝之弟義經愛士賞功用兵絕倫然不能檢束其身好色失行故為兄見滅惜哉

○北條平泰時恭儉下士能知民情政道無私故得人和北條執權百六十年唯有此人而已

○新田源義貞剛勇能軍可謂良將然為豔婦所惑稽留失期不能恢復王道惜哉

○嗚呼忠臣楠公楠之姓義氣忠烈赫如日星脩身節儉謀猷淵深百般奇策莫不為勤王寔古今之

一人耳

○忠臣楠公之子正行善繼父業少壯戰歿忠魂赫烈南朝之祚委賴此人可謂有此父有此子矣

○足利源尊氏無才而欲行霸幸免而為姦雄凡厥謀計假其弟直義及佞臣高師直等之手無足觀者唯度量寬裕是以諸侯服從焉

○細川源賴之夙夜苦思保翼幼主舉義崇信斷姦棄佞故君威用振諸侯不叛京將軍十三世其固基依此人

○武田源晴信號信玄軍用節制號令整肅其法行於世唯逐父之罪重於丘山以嚴酷失諸侯之和嗣子勝賴喪身失邦噫不孝之家天不福之可鑑焉

○上杉藤原輝虎號謙信好義崇正得螳螂之士爲豕突之勢折衝破堅其法傳世唯於遠略有缺是以不能廣土地

○織田平信長恒用心在謀略故行多譎詭唯大量厚賞所以大開土地本不依信義故不克其終也○大閣豐臣秀吉天縱英傑用兵如神雖然一統之

後驕秦不仁蓋是不學之過也故胤子秀賴不能受命天下翕然歸

神君之篤恭嗚呼知天命者鮮矣夫天命之所與與其可與者猶如火之就燥水之就濕也有才無德則不能受命也有才德無勢則不能受命也有才德勢不得人民之和則不能受命也書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由是則湯武之受命可知焉若大閣者如秦隋之乘勢人望不屬豈得久保命哉其可受命於天之教聖人悉焉求之無他則至而已



源義家論

舊記所載源義家撥與羽之亂後不被重賞愚思是朝政陵遲之漸也其漸之弊久而至保元之變可痛哭矣檢舊錄凡朝廷遇源平武將賞爵不中者多矣其不有劇禍亦幸而已非唯武將缺望如山徒有訟蒙決延引遂至嗷誼諱官省震驚是等之類紀綱不張義理不明之所致也初義家與父賴義討與賊阿倍貞任宗任十餘年而平後朱雀帝時與州阿倍貞義家伐而平之自永承五年至康平五年凡十有三年賴義義家因功進階任守賴義正四位下伊豫守義家從五位下出羽守其後清原武衡家衡作亂

義家擊之三年而平自阿倍賊平至堀河帝寬治五年清原賊平凡三十年賴義已卒唯義家討之雖義家苦戰戡亂而朝廷以私鬪論不下官符遂不被賞汗馬之勞惜乎為空士豈不失望哉自古靡不有始鮮克有終將之再終功不可責以細謹是時當下救命言吁爾義家真是遠征攘獫狁進擊度沙漠者彼光弼之河北李愬之淮西其功相同勤勞始過深嘉歎焉大公曰賞祿有功通志於眾宜與褒崇加爵位委方面寄重任其拜為大將賜功由封戶幾萬千其麾下士有勞者亦授爵賜祿以獎後進以勵忠勇爾義家懋哉奄興爾家永輔帝室爾義家

懋哉其所教如是則天下之士仰德如昊天懷恩如  
春日不亦快哉其所施爲如是則後無保元之難決  
矣在義家者宜勞而不伐功成不居藏弓韜晦讀書  
磨瑳教育兒孫禁止矜爭亦無保元骨肉相食之慘  
而已矣

平政子論

平政子北條時政之女而源賴朝之室也有才略賴  
朝沒後武家權柄在政子之手一族欽之諸士憚之  
愚思賴朝霸術雖有才略不知王道故其家不修不  
能制此難於晨豈有滅禍水於始漢高祖雜朝故呂

雉奮起唐太宗不粹故武盟跋扈其例可知焉而嗣  
子賴家實朝不幸無保傳之教以忠諫唯生長膏粱  
聞于政治疎于事務爲母所制陷于機坎悲哉凡生  
富家肥馬輕衣飽食逸居雖有美質多致枯亡如漢  
景十三子武五子傳可鑑焉善哉樂天悲哉行所諷  
寂爲得情彼政子婦而姦雄者耳夫昏庸制於姦雄  
姦雄屈於大謀大謀伏於君子君子從於聖賢次第  
如是爲賴朝計者聖賢君子之道可獎焉在政子者  
養婦德如馬后處恭儉如長孫后是可也何慣王皇  
后喜已家之日熾不顧劉漢宗室之毀滅哉後世居

政子之地者宜深鑑察懲戒者也

說三

信義說

余在洛日久。傍舍有工匠某者。常以規矩爲業。語余曰。子之勉學。好尚信義者。何也。野人年五旬餘。初不好學問。不知禮法。怙然住心于方圓短長之間。然父母無憂虞。妻卒未凍餒。朋友鄉黨有喜我朴而能勤者。未有以不行典禮爲貶者矣。今先生搖脣鼓舌。擅生是非。妄稱聖人。陳說往籍。野人嘗聞焉。州閭之中。好子者少。忌子者多。我未知其是非。請君論之。余曰。

夫汝生產作業。非斧柄墨繩乎。且暮手之。不可須臾離者也。而元旦吉朔。攝衣歛衽。揖讓而行。入官長之門。是時也不可手。彼斧柄墨繩矣。所以者何。禮義忠信之重。有重於生產作業也。若汝不作威儀。不勤進退。不慎言語。徒以椎魯。則人呼爲至愚。州閭不爲伍也。必矣。人之因信義得生。猶依父母得體。依父母得體。而忘父母者。天下之賊也。且天下之重者。二曰食。曰兵。曰信。三者鼎足。而信尤爲重。苟剽掠暴詐。上下失信。雖有食兵。而亂至焉。魯論大訓可見矣。昔者子路初見孔子曰。學豈益也哉。南山有竹。不揉自直。斬

而用之。達于犀角。以此言之。何學之有。孔子曰。括而  
羽之。鏃而礪之。其入之不亦深乎。子路再拜。受教。詳  
于家語。今汝言不好學問。豈可乎。嚮者細川三齋問  
惺窩先生曰。如何是謂之義。先生曰。公肥後州太守  
身貴祿重。雖然。一旦臨大節。必有不顧身及祿。其重  
於身及祿者。謂之義。三齋大嘉歎焉。如此之教。汝宜  
省察。工人茫然。低頭唯唯而去。

伎藝誤身者說

備前州有東多門兵衛正次者。冷劍得妙。故羽林君  
嘉之。與祿列于士類。男某資質捷敏。正次惡冷工業

卑不傳之。男而令講武藝。男之於伎尤長。火砲至教  
導諸士。自喜聲譽。勉之無休。一日得鳥銃於和泉塚  
津。攜歸試之。欲飛丸及遠地。而不能如意。男忿再增  
火藥。砲筒破摧。傷胸而死。人無不惜焉。余傳聞此事。  
竊發感嘆。所謂漁人溺於波是已。夫東野畢之良御。  
遂致奔逸者。極馬力也。自古窮兵黷武之君。秦皇 隋煬顛  
覆邦家者。極民力也。且夫欲必欲速。知進不知退者。  
動有悔矣。舜之鷄鳴孳孳至德也。君子所以自彊不  
息也。丹朱之罔晝夜。頡頏頑愚也。君子所以修省恐  
懼也。如東野畢之磬控也。中則從過則凶君子所以

自中庸也。夫不可須臾離者，此道之謂，而非才藝之謂。世之泥小道者，不知所消息惜矣。聖人曰：游於藝，其游有旨哉。今修文講武，凡居業者，宜弛張有節，以進道無怠焉。

養蘭說上

相公

嚮者我相公得蘭草於京師，雖栽培合宜，而土壤不利，殆半枯矣。僕昔在父側，蒙命養蘭，致枯者再三。後曉培養之術，始得滋蕃。其榮枯所係，備嘗知之。今夏偶陳其說於公前，乃命僕養彼向枯之蘭。幸而得蘇，綠芽挺生，芳英開敷。公喜，賜酒肴。於是俯實

頒貺，以展忝意。僕於養蘭，推知人事之可，比昔秦穆公三用孟明視，大戮晉軍。夫孟明視，敗軍之將，穆公用之，以其敗者可成，失者可復也。趙戰喪師，而燕欲乘之，諫臣曰：趙四戰之邦，不可伐，不聽而伐，為趙所破。是知悟勝於負，後求存於亡中。如醫屢閱危證，而後知活人之方。魯齋詩云：自憐斷塞後，能致太平民。至矣。我儕從來行多過舉，冀知所失，而省察克治，有再得焉。孟子曰：苦其心志，勞其筋力，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為，所以動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人恒過，然後能改。且夫大易之道，損而後懲，忿窒欲。

以益之。蹇而後反。身脩德以有解。是理也。民生日用之行。可觸類而長之。抑又受泰以否。受恒以漸。明夷受晉。困之受外。則可以爲遇。祭之警誡矣。僕曩時嘆蘭芷變而不芳。今者喜與善人同居。室不得無語。於是乎記。

問答四

古學問答

何謂古學。堯舜之道是已。湯武用之。周孔廣之。羣賢傳之。歷代繇之。其初設教。順天理之當然。適事物之所宜。不迂不曲。不矯不鑿。只能濟物而已。至於後世。

古風陵遲。諸流鋒起。造作其說。互爲毀譽。蓋澆季之意也。有客來問曰。若子之言。二三子難得其教之宗。爲之如何。主人對曰。上古寡文多質。後世競華少實。若欲至中正。先須師仲尼。嗚呼。聖人道無常。師問禮於老聃。問樂於師襄。入太廟。每事問。文事必有武備。政正其本。會計能當。在危不懼。教而不倦。事君以忠。素位而行。是我所嘗仰。而古人之所宗也。請子學之。客曰。古之學。我得聞命矣。漢唐之風。其不足效乎。主人對曰。固哉子之論。古今也。豈恆聖教者耶。夫漢雜霸業。然而良才內輔。英雄外禦。是所可法也。唐亦不

正然而納諫愛士威振四夷是所可則也宋代學士  
興起文道郁郁然而倭茲執事始有靖康之禍未有  
南渡之耻吾所深病也意歷朝之政不無長短其所  
長者近于三代之盛而其短者亦同于三代之衰也  
請子擇而取焉客曰其在于宋者依於朱子耶將依  
於陸子耶主人曰直依於孔子客曰聖遠難企及願  
資於近代主人曰豈論遠近乎要在於道與義無偏  
僻則庶幾乎曰如何斯可謂之無偏僻矣曰能守古  
法而不敢背當世能立我道而不敢訾他流能講經  
而不敢廢傳紀能學文能書而不敢棄兵道武藝其

博學也宗朱子之格物致知而不敢業支離繁多其  
發明也祖陸子之易簡直截而不敢慣傲放省略曰  
如此行之可名之全人乎曰不然雖取法於唐山而  
不欲有功於日本者同狄人矣能效殷鑒今日爲  
用者可名全人矣敢問人君之學如何曰大異於書  
生之困學也正要在提舉綱紀而親君子遠小人恤  
下民施仁政問士大夫之學當如何曰入則孝出則  
忠博覽經傳親達弓馬且暮顧忠略如何耳問庶人  
之學當如何曰能勤家產欲父母無凍餒之憂正直  
以治己不尚浮華有閒暇則以講書爲學無閒暇則

以事務爲學。此謂之古學矣。

養生問答

客問曰。聞祖父所傳。當時病者希少。而今加多者。何耶。余答曰。曩時人唯要免飢寒與外患耳。不遑居然論病按證。可有道途之觸冒。而無衽席之內傷。今也宇內昇平。人皆克家。雖然。欲禮文畢備。而勞役於細務之末。欲利名永保。而苦思於遠慮之中。雖幼稚者。曲運神機。如老成人。豪氣不發。故七情五勞。荏苒而備。其爲病也。不知始于何日。鬱結成痞。塞之疾。消耗致虛損之證。其虛者欲益。求方於溫補。鬱者欲散。求

治於鍼科。鬱久則虛至。虛久則鬱生。於是攻補兼及。鍼灸交用。治療百端。無罄梗槩。遂爲沈痾痼疾。至于不可名狀。不亦哀乎。客曰。補藥之行。無盛於今。而鍼灸按摩。錯出其間。或效或不。隨療隨病。雖廢之可乎。答曰。藥本神農所創。鍼是軒岐之教。苟應病施之。何疑之有。只顧其所施中。不中如何耳。就藥論之。以參朮桂附之類。治一虛寒。喜其得効。不問寒熱虛實。普用溫補。是醫之過也。鍼者亦然。治一積塊。得効。漫刺諸病。一概之過。砭灸按摩亦同。就病家論之。饕求肥健。浸漬補藥。僥倖卽効。委賴鍼刺。或嗜慾過度。大致



傷損而欲立復元自己不明論醫之巧拙是病家之過也病人醫師自反知非各得其正豈有過哉客曰保壽之要可得聞乎答曰夏葛冬裘飢喫渴飲慎其動止簡其言語恬憺內守病從何來節飲食養脾胃豈賴補中益氣之功遠惟房固精髓何假滋陰益陽之助省思慮空胸次補心解鬱其無所用適溫清密腠理汗吐下法並無所施事師古無偏僻假使有疾終得安吉如是則爲陸地之仙不難矣

代進士策文一首

古來多用四六偶麗義理陰晦今從散文

問五載一巡敷奏明試帝舜之所行先聖之所宗考

察作新之治盛德大業至哉而今檢虞書文歲二月東巡守至于岱宗五月南巡守至于南嶽八月西巡守至于西嶽十有一月朔巡守至于北嶽夫東西溫涼不爲大異故置不論至于南北寒暑異別其南嶽衡山瘴氣毒人五月不可往焉北嶽恒山風寒殺物十一月豈易至哉蓋雖聖人從陰陽之紀則四時之化夏事于南冬事于北而儀衛之辛苦下民之不堪其奈之何不如夏北冬南以從民之所安是必有理請聞其說

問孔子曰道一仁與不仁而已矣夫天下之仁一本

也其不仁亦一也。仁不仁之不同。如陰陽之分。晝夜之異。不可混焉。古聖賢出處雖異。而所以適道相同。故孟子稱若合符節。其揆一也。而今有所疑者。夫伯夷太公。天下之大老也。避殷之亂。歸周之治。其後太公仕焉。伯夷隱焉。孰爲是孰爲非。誰敢無惑焉。若以隱爲是。則周公召公太公畢公等。一時諸聖賢。皆非歟。亦以仕爲是。則伯夷叔齊不得稱賢。其出處之分。不可以禹稷顏子爲例。禹稷仕聖朝以榮達。顏子在亂世而窮居。唯其時異。而其志一也。故曰易地皆然。伯夷太公時同志異。若或混同。曰各有道。則背揆一

之義。請聞其說。

記母病問治諸老醫

老母今年七十一。患咳嗽已八九年。近來最甚。晝靜夜劇。五更必連咳數十聲。吐痰而止。至平旦如元脉微弦。右腹下有積塊。咳發時逆上氣息喘急。灌姜汁則得少間。愈衆藥無奏效。而燥劑不相應。故常服瓜蓴貝母等藥。不能服半夏南星之類。四君六君益氣湯補劑亦不應。而用滋潤之方。則雖未得全效。而似有小快。蓋症屬熱者乎。荏苒仍舊。咳痰不已。无如之何。性忌灸治。而好鍼刺。時時用毫鍼刺塊。雖有微效。

而無有大驗。且治積諸藥亦不得効。未審用何方得瘥。伏乞授以妙劑。感恩不可勝言矣。謹禱。

惟精惟一解 答安藤氏問

或問惟精惟一之要。曰精一執中者。大聖之所相傳受。而宋儒之明解盡矣。不須蹈襲陳言也。而今問其要。豈不答以情實哉。此義也不可就言求之。須自反自求。用工夫莫怠。陶冶心胸。顯道心之精微。防禦外誘。安人心之危殆。立志之要。守一無適。則到著惟精惟一之地。合得其中。所謂一者誠而已。其在道理曰。

天道曰天心。曰彘性。曰綱常之道。其在行事曰忠孝。曰禮義。曰清廉。曰五倫之典。其本一也。精鍊其誠之一者。而不偏不易。則優入聖門矣。守一之義如此。其無適奈何。凡聲色玩好名路利門。遷其志者。是外適也。譬如學奕者。心在鴻鵠。奕不成。又一日煖之。十日冷之。不可化育。凡外物雜來。不得純精。則守一不可得也。古人無適如金。日殫其庶幾乎。武帝遊宴。見馬後宮滿側。日殫等數十人。牽馬過殿下。莫不竊視。至日殫獨不敢。帝奇焉。登用。是行之無適也。董子下帷講誦。蓋三年不窺園管。寧讀書。有乘軒冕過門者。寧

不看之。是學之無適也。夫外無適則其內一。其內一則外無適。若斯之人在朝也。補闕漏。助政化。成經略。致勲績。在野也。高尚其事。逍遙天地。旁礴物外。吁。至矣哉。

辨五

鬼神與人不同辨

易曰。天地盈虛。與時消息。而況於人乎。況於鬼神乎。又曰。天且不違。而況於人乎。況於鬼神乎。季路問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敢問。死。曰。未知生。焉知死。夫知人。知生。則知鬼。知死。所以知鬼。與死者。在

知人與生而已。故人道治。則鬼神以寧。人道亂。則鬼神以悲。子克孝。則祖考來格。若不孝。則祖考震怒。人之所以好惡。鬼亦同好惡。必矣。今失人之道。而欲鬼神之歡。無有是理。惑之甚也。古人云。打鐵作門。鬼見拍手笑。夫苟不修道。求門堅固。衆人所嗤。鬼豈不笑哉。秦阿房宮。隋江都樓。天下所惡。鬼豈助之哉。程子曰。死生人鬼。一而二。二而一。王日休曰。人有形之鬼。鬼無形之人。其可證其不異也。然則媚乎人。慢乎人。人將惡之。媚乎鬼。慢乎鬼。鬼必惡之。是當然之理也。季氏之旅泰山。臧氏之祭爰居。仲尼所貶。以其惑耳。

凡非禮之舉鬼神不歆若晉阮瞻執無鬼論遂爲鬼  
所殺詳于本傳夫謂無鬼道者猶如謂無人道受罰  
宜矣且人鬼合一之義大易備焉

大哉孔子無所成名辨

達巷黨人曰大哉孔子博學而無所成名古今諸儒  
解之云美其學之博而惜其不成一藝之名也且云  
蓋慕聖人而不知者也愚謂不然此能知聖人而贊  
美之者也以其深稱歎故孔子不處之自卑謙曰吾  
執御矣自處御之末藝而避聖之名也夫博學而無  
所爲名者其唯聖人乎夫子稱堯德曰大哉堯之爲

君也蕩蕩乎民無能名焉達巷之美夫子亦類于此  
言夫有一藝之名者隘矣不得稱大也若游夏之文  
舟求之藝未許爲成人也孔子垂五經之教明六藝  
之旨而其至德全備充實光輝大而化之不敢可以  
一藝名之故曰大哉孔子博學而無所成名夫至德  
無名可稱故子曰泰伯其可謂至德也已矣民無得  
而稱焉蓋惟儒者以老子有道常無名上德不德之  
語恐儒老相混解論語無所成名之句爲不成藝名  
徒惡彼言之厄卻蔽此書之蹟不可不辨焉

默識辨

凡經傳注解不無淺深論語子曰默而識之邢昺正義以爲不言而記識之朱子新注據之云識記也謂不言而存諸心也一說識知也不言而心解也前說近是蓋是懲象山頓悟之學唯從舊說非經本旨也以識爲記存之義其意似淺易繫辭傳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孟子施於四體不言而喻伊川春秋傳序優游涵泳默識心通皆是不言而知識之意熊勿軒曰聖門之學以沈潛淵默爲本張南軒曰默識非言意所可及蓋森然於不覩不聞之中者也胡雲峰曰學貴自得故在默識自得而不自以爲得故學而不厭

自得而必欲人之同得故教而不倦是皆以識作知識說而南軒高於勿軒雲峰廣於南軒可玩味者也  
以義用力辨

齊大夫陳恒弑其君簡公孔子沐浴朝于哀公請討賊魯三子不聽事終寢左傳記孔子之言曰陳恒弑其君民之不與者半以魯之衆加齊之半可克也程子曰此非孔子之言是以力不以義也孔子之志將名其罪上告天子下告方伯而率與國以討之所以勝齊者孔子之餘事也愚嘗疑程子之語久矣頃考高中玄之說甚協吾心高氏曰左氏所記安得非孔

子之言誠爲義亦必用力而后能濟則力皆義也子  
行三軍則誰與日必也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者也若  
不審彼此不量勝負而徒日義舉迄無成事聖人固  
不若此迂孔子以此可克之勢告魯君冀其肯爲以  
成討賊之事莫非義也后世儒者但言義便不要力  
但言力便說非義豈知聖人以義用其力以力成其  
義乎懿哉高氏之論也愚按此時討隣國之亂臣正  
名分於天下所謂霸王之業成者矣周天子式微下  
無方伯如桓文者宜以義用力好謀而成不宜濫發  
士衆而言勝負我餘事也若慶父弑閔公會臣子不

論力之多寡速討之可也是與匡成隣國者爲異漢  
翟義討王莽魏諸葛討司馬師其起兵死之不取  
職分君子之所褒無問濟否只義之從耳孔子告魯  
君以此舉當以義與力合謀拉齊賊在掌握之中而  
後以告是可謂忠于君矣若拘義名舉事無謀投魯  
之士卒於死地聖人之所無也禮記孔子曰我戰則  
克聖人之明可知焉

謀猷辨

昔者 治承之朝惡平清盛之暴逆 承久之日忌  
義時等之勢威欲討伐之而大事不濟卻爲渠所制

蓋謀猷不精之故也。魯昭公攻季子，所請不許，遂見逐矣。魏高貴鄉公擊司馬氏，計急誤事，遽見弒矣。何謀之拙也。其在人臣者，東漢名節之士，惡小人甚嚴，終致黨錮之禍。至若李膺、竇武、陳蕃等為宦者所害，其事可悲酸。唐季亦有之。宋諸君子，惡非大過，非唯貶謫，至樹黨碑，亦可悲焉。是偏知好義，卻無謀猷也。孔子曰：舉直錯諸枉，則民服。所謂錯，捨置也。若後世諸君子，舉直欲殺諸枉，忿厲激急，毫無所宥，故為彼所噬耳。雖然，若晉王敦、慕容紹宗、慕容紹宗、慕容紹宗，是謀猷之所當精也。若主昏邦無道，則耕于野，釣于

水，可待時而發。若不遇時，則不仕。如管寧可矣。詩曰：奏假無言，時靡有爭。此義也。可為識者告也。余友他鄉人某，好學，惡非，忌避小人，如惡臭，臭彈斥之，欲如鷹隼之擊，鳥雀故儉，邪構成，諧毀日臻，遂見傾覆，噫，可歎息。是亦無有謀猷也。近來所見，可以為證矣。世有專謀者，用心於計策之中，事涉欺詐，動失信義，所謂謀猷，不然，據於仁智之本，達於事變之機，不偏不滯，不妄不昧，所行適宜，謂之謀猷，異于專計謀，謀道理者，學者所當辨知也。

鬼辨



鬼不可說。豈容辨哉。而古來言鬼。大概有五。釋氏亦有說。今姑解之。欲使人無惑焉。易曰。與鬼神合其吉凶。中庸曰。贊諸鬼神而無疑。程子曰。以功用謂之鬼神。張子曰。鬼神者。一氣之良能。此鬼謂在陰陽造化者也。論語子曰。非其鬼而祭之。諂也。未能事人。焉能事鬼。韓子曰。廟焉而人鬼享。此鬼謂人死為鬼。鬼歸也者矣。易曰。載鬼一車。傳言是多疑。以无為有也。詩曰。為鬼為蜮。則不可得。蘇秦曰。謁者難見。如鬼。此謂鬼無體。不可敢見。聞祀祀也。易曰。遊魂為變。左傳書。豕立人啼。彭生之冤恨也。得請于帝。申生之精爽也。漢

書載。竇嬰灌夫為鬼。答殺丞相田蚡。此類皆謂含冤結魂之鬼也。家語曰。不石之恠。夔蜩蝻。水之恠。龍罔象。土之恠。犢羊。及諸書所見。山都木客。山獠鬼鳥之類。此謂魑魅恠物之鬼也。凡鬼之說。雖多。而不過此五。釋氏所說。亦有一。所謂鬼類。皆指求食之餓鬼。其狀醜陋。云。所謂羅刹。此云可畏。兇惡。食人。海外有羅刹鬼。邦云。彼所說。不過此。又有夜叉神。此云勇健。猛悍強暴。云。故後世或以勇力之士。比夜叉。又有天狗及魔波旬。似鬼而不稱鬼者。皆出佛書。而儒所不談也。或曰。世間畫圖。像有大眼廣口。虎牙牛角者。

名曰鬼形是何鬼乎。曰唐吳道玄畫泥犁變相獄卒阿旁羅刹丹青入妙云蓋其所傳者乎。余嘗觀我朝古畫工巨勢金剛所畫獄卒阿旁羅刹其奇狀如爾所言蓋是摸吳道玄變相者乎。今俗間鬼形皆傳寫其像來耳。世之愚者彷彿遇魅恠則疑懼以為彼羅刹鬼惑矣。智顛所謂心迷生闇鬼是也。或曰王符曰龍眼如鬼馬公亮畫于鬼手是何鬼乎。曰眼而非人物之眼者非鬼眼而何手而非手豈不謂鬼本草有鬼頭鬼扇鬼鍼鬼散鬼箭羽鬼燈檠是有此形而不為人用者可謂揣摩影響矣。魏史載管輅指鄧颺

為鬼躁指何晏為鬼幽是其人反乎人道故有此名矣。人卒然暈倒色變恠者曰鬼擊言病之非常矣。凡冠鬼字可推而知焉。夫鬼道可默而識之不可語而盡之。聖人不言恠以其非常理不可為典要也。韓子原鬼議論精粹而中下之人或未能由是解惑焉。宋儒皆論屈伸往來之理而亦未論下愚。或曰人何以對鬼曰庸行之謹無所欺誣是信也。彼造化之鬼合德矣。歲時奉祀致敬祖禰是禮也。彼廟堂之鬼感格矣。明理燭物向闇無疑是智也。彼載車之鬼消亡矣。愛人濟物無枉無私是仁也。彼含冤之鬼安處矣。

敬以直內行無淫癖。是義也。彼妖恠之鬼逃藏矣。人能體五常則鬼道以寧也。如是觀之上智增明下愚發蒙而已。

儼整集卷之二終



